

观点新闻

“双轨制”保留的时间太长了

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指出，这几年保留计划经济和市场体制的双轨制时间太长了，对经济体制改革似乎缺乏紧迫感，这样，市场上既有垄断部分、又有竞争部分，不利于公平竞争。

双轨制延续的时间太长带来的问题：第一是扭曲经济生活、扭曲价格，扭曲资源配置；第二是制造寻租、腐败；第三是使资源流动非常困难，生产要素不流动、经济货币化的程度长期停留在一个低水平。

而且，我们制造的许多扭曲现象变成原因，原因又产生结果，结果又变成原因，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是过剩运行，不是过剩经济

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刘诗白提出，我国经济处于过剩运行的态势，这既不是“过剩经济”，也不是一般的买方市场。因此，“市场过剩论”与“经济过剩论”都是片面的。

刘诗白认为，我国当前的过剩经济不是起因于制度性需求与分配的矛盾，而是体制转轨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态势。转型期“机制性重复建设”是经济过剩运行的特色。

只有民间金融适合民营经济

经济学家樊纲针对民营经济得不到金融支持的状况发表观点，更多的金融业务应由民间金融机构提供，只有民间金融才适合民营经济。

樊纲深入分析，金融最基本的秩序就是借债还钱，民间金融不可能无限制地贷款给一家不还钱的企业，这是民间金融交易成本低的原因。

目前占GDP70%的民营经济只占用30%的金融资源，这是一个最大的资源配置的扭曲。

投资不足是政府监管加强的结果

经济学家周天勇近日指出，导致广大群众持币待购、投资不足的原因是国家对金融监管的加强导致银行大规模放贷的改变。

周天勇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后，由于怕金融体系出问题，金融监督管理相对加强。这样，扩大投资需求就不能再走通过银行大规模放贷的老路，银行间接融资的渠道相对缩小。再加上资本市场、社会保障制度、个人投资的局限，所以投资数额长期徘徊。

要快速退出还是要稳定?

国家经贸委企业司司长邵宁表示，股市长期平稳的发展对中国至关重要，虽然有关减持国有股的具体政策和办法正在研究，但一定要有一个前提：不能影响股市的平衡运行。

他特别提到，国有股不能上市流通是中国上市公司的一大问题，但现实的问题是，股市长期平稳发展对中国至关重要，中国股市目前还很脆弱，不能影响股市的平稳运行。因此在操作上要非常谨慎。

金融决策要分散

金融学家黄达日前提醒，貌似分散的金融决策是市场经济的特性之一，不要刻意回避。

黄达认为，计划经济强调集中，市场经济则以分散决策为主，这是保证效率的关键。要协调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货币供需、调剂余缺、面对多样的市场主体，必须让金融业众多的微观行为主体在经济利益所决定的自我约束机制下独立决策。对于分散决策，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强调其无序方面而漠视其功绩。

内地也应有自己的二板市场

经济学家厉以宁日前提出，制订有关技术创新的配套政策，开辟内地第二板块市场，发挥民营科技企业的作用，应当被列为科教兴国的国策。

厉以宁说，第二板块具有以下3个较大的灵活性：一是上市的最低资本金额较低；二是不要求必须有连续3个的盈利企业也可以上市；三是资本金中，除了由投资者投入的货币、实物、无形资产外，还可以有科技及管理知识、经验，这些知识、经验可以折成一定比例的股份。

呼唤阶层消费时代

中国景气监测中心秘书长张仲梁在一份

报告中得出结论，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消费积淀，一个全新的以因收入、年龄、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消费取向不同为显著特征的阶层消费时代已经来临。

除上述消费群体的分化外，张仲梁博士还特别提到消费者在微观层面的一些新变化，这些阶层消费的新变化是：自我意识强化，盲从让位给自省；消费时间匮乏，知识性、休闲性、时效性的媒体将拥有更多读者；对营养和运动重视，市场还会有新的增长。

按知识分配应是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

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近日强调，知识经济时代中，按知识分配应成为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因为，知识的拥有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一个人在一项工作中的作用。

朱丽兰说，长期以来，中国在分配制度上强调按劳分配，但按劳分配的内涵不仅仅是劳动量上的积累，更主要的是看劳动的最终产品和效益，是劳动价值的市场体现，这也是现代劳动最本质的要求。

人力资本重于资金资本

针对国内越来越重视资本力量的情况，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认为只要用足够的资金来开发、投资，建立大量的大型企业，就可以迅速推进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甚至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是建项目、铺摊子的想法是错误的。高新技术产业中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

吴敬琏强调，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我们必须支持一切有创业能力和愿望的人创立自己的事业：要建立游戏规则，确立能够保证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要摒弃不利于潜力发挥的评价标准和落后习俗，努力营造宽松自由、鼓励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文化氛围。

不爆发并不是没问题

经济学家张健日前撰文指出，我国特有的经济结构决定经济问题采用“缓释”方法解决，但没有爆发并不说明经济的深层次没有问题。

文章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表现出“抗跌性”，是由于国有经济比重大，行政参与，干预的力量比较强、比较有效，但深层次的矛盾并未消除，而是依然存在。它一旦积累到“不得不发”的地步，其影响会更大，处理起来会更难。